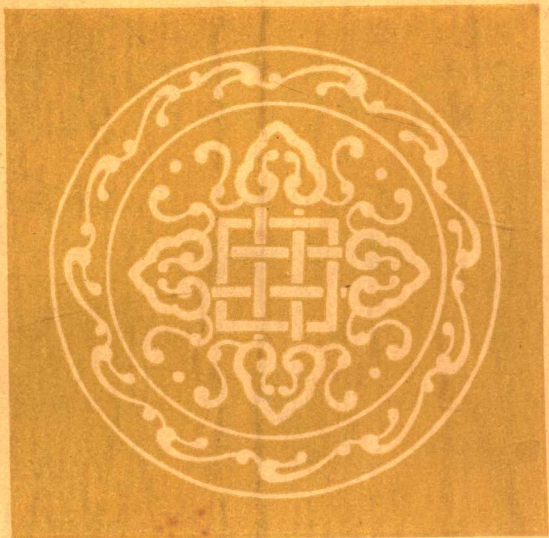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喻世长 著

民族出版社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喻世长 著

民族出版社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喻世长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怀柔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 1/4 字数：75 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4001—5,500册 定价：0.33元

书号: 9049·31

目 次

引言	1
一、词的重音位置及非重读元音的失落 和复辅音的形成	7
二、阳性元音 <i>i</i> 转变为其他元音以后词的 阳性性质如何辨认出来	12
三、词首辅音的保持或失落	17
四、软腭辅音的读法	22
五、元音和谐	28
六、圆唇元音的混并	36
七、长元音及和它有关的复元音的出现	42
八、前化元音的出现	51
九、从语法现象的异同看语言关系的远近	57
十、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九种现代语言的 历史进程	66
十一、民族互相融合和语言互相影响	82
结束语	96

引言

语族是历史语言学中的术语。一个语族指的是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的一群语言，其中既包括存在于今天的各种口语，也包括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一种古代文献，如果其丰富的程度达到了能把当时某一语言的某一方言（无论它是不是当时的标准语）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那种方言的大量词汇和它的语音系统及语法构造，就可以在它所属的那个语族里占有一个独立的地位。

蒙古语族包括了九种现存的口语和若干种书面语。九种口语是：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有独立地位的书面语有以下几种：十三世纪写定，十四世纪出现汉字音译本的《蒙古秘史》的语言，十三世纪六十年代至十四世纪六十年代用于元朝官方文书的八思巴字所记录的蒙古语，十三至十四世纪穆斯林学者搜集的蒙古语，例如《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字典里记录的蒙古语。以上三种书面语，由于其时代是明确的，每种材料所代表的口语的特点是清楚的，所以在历史比较研究中都有重要的价值。比这几种材料更早的，我们称之为“古代蒙古文”即古回鹘（或古畏兀儿）式字母所记录的十三世纪早期的蒙古语，历史地位更为重要，价值也很高，但是丰富、完备的程度不及前述那三种。十四世纪初正字法开始定型，十六、十八世纪又有改进，一直通行到二十世纪初，有别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录的文献，通称为蒙古书面语，带有超方言的性质，

它有各方言都具有的共性，也有和各方言口语都不同的书面语本身的个性。在进行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时，必须以它为参考，但它本身所代表的口语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是不明确的。在“近代蒙古文”的基础上稍加改变，适应卫拉特方言和卡尔梅克语的特点，已经通行三百余年的托忒文（或陶特文），所反映的方言是明确的，虽然当前的口语也起了某些变化。

运用蒙古语族语言方面的知识去研究契丹语，有一定的方便，并已取得初步成就。但是由于对契丹文本身的特殊性质认识还不够深刻，全部文献材料的解读工作还没有完成。断定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大体上是不会错的，至于契丹语在这一语族中应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还不能说得很准确。

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卫拉特语）彼此很相近，有理由认为，它们在古代曾经是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在我国国内的卫拉特话和巴尔虎-布利亚特话，虽然和大部分蒙古人民说的蒙古话有一定的差别，但仍然不把它们看作独立的语言，而看作是蒙古语的三个不同的方言，既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又因为卫拉特话和巴尔虎-布利亚特话也受着大部分居民使用的蒙古话的影响（口语的和书面语的影响），彼此正在日趋接近。

苏联境内的卡尔梅克语和布利亚特语，由于处在与此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已经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在语族之内获得了单一语言的地位。

除了以上三种语言（或方言）的研究早已取得了良好成绩以外，土族语（蒙古尔语）和达斡尔语也是中外学者早已熟知，并且早已有了记录材料和研究成果的。^① 研究莫戈勒语的学者不多，资料一直不够丰富。^② 至于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调查，到了六十年代，描写这

些语言的著作才陆续发表的。这三种语言分布在我国的甘肃省，调查工作是由说这几种话的本民族知识分子与蒙古族、汉族语言学工作者共同进行的。当时也有个别的苏联的同行协助了这一工作，出于学者之间的友谊关系，我们也赠给了他们东乡语、保安语材料各一套。从那以后，国际蒙古语学者就大体上了解了东乡语和保安语是什么样子。^③但是裕固族的一部分居民（在本民族居住区偏东的一部分居民）说的东部裕固语的系统材料，是迟至八十年代初期，才和学者们见面的。

*

*

*

蒙古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当时对于蒙古语族现存的九种口语还没有完全了解。直到五十年代，波普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和桑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第一卷还都只是论述六种语言的。^④前面说过的几种古代文献，在比较研究著作中占了一定的地位。此外，严格说来应该属于蒙古语方言学的蒙古语几个方言土语的材料，也被列在语族的比较对象之中了。关于蒙古语族内各个语言的远近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正确的部分。桑席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的下册，即讲动词的部分，虽然加进了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但是关于全语族语言的远近关系，并没有做新的论述。波普把蒙古语族放到阿尔泰语系里面去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其中使用的蒙古语族语言材料，也没有超出六种（虽然有七个语言名称，但卫拉特语和卡尔梅克语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⑤所以严格说来，已往的蒙古语族历史比较研究是在材料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关于蒙古语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叙述，也是不全面的。

在这个小册子里，我们对于蒙古语族九种口语在语音和语法上彼此之间的异同和互相对应的关系，都做了扼要的叙述。但是

我们也避开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讨论。第一，除了把近代蒙古文转写出来，列入比较研究的对象以外，古代和中古的书面语言材料，都没有涉及。第二，每一种语言只用一个地方的口语做代表，没有讨论方言，而大家知道，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土族语内部都是有明显的方言差别的。第三，我们只运用一定数量的词汇讨论了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和若干语法形式的异同，而没有做共同蒙古语的构拟工作。因此这个小册子仍然是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初步探索，而不是全面性的总结。

* * *

我国国内的民族语言分属于好几个语系和好些个语族。如果把不同的语族内部各个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来一个对比，应该说，蒙古语族内部的差别是比较小的（例如比侗傣语族内部、苗瑶语族内部、满-通古斯语族内部的差异都要小）。现在的不同语言，是从古代的统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发展而来，古代只有一种语言，无所谓语族，等到一个个语言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以后，蒙古语族才告形成，这样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进一步问，经过什么样的步骤才由一种共同语演变为九种（在知道九种以前是六种或七种）语言呢？波普、桑席耶夫和清格尔泰都曾经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和他们不很一样（详见第66页第十节）。

在九种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只有语族内部的分化过程，而没有来自本语族之外的其他语言的影响过程呢？以往的历史比较研究著作中是避开这个问题，不做具体论述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讨论。我们看到，分布在我国青海、甘肃两省的蒙古语族的几种语言，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突厥语的影响，分布在我国东北的达斡尔语在历史上曾经受到满语的影响。对于这两点，在第十一节做了简要的论述。至于藏语和汉语对于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影响，突厥语、阿剌伯语、波斯语对于莫戈勒语的影响，也

是存在的，因为限于材料和篇幅，就不能讨论了。

本文使用的材料，按其来源分为两类。分布在国外的三种语言（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的材料，都是采自国外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是以现代标准语为依据的字典和语法，或是在本世纪内调查记录的口语材料。⑥分布在我国的六种语言（其中蒙古语也分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材料，都是采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各个有关分册⑦。

注 释

- ① 关于土族语即蒙古尔语的材料，如：

A. De Smedt 和 A. Mostaert 的《Le Dialecte Monguor》，第二卷《Grammaire》，第三卷《Dictionnaire monguor-français》，是三十、四十年代在北京印刷的。关于达斡尔语的国外学者的著作，在国内很难看到。

- ② 关于莫戈勒语的材料，见本页注⑥的最后两项。

- ③ 这里指的是 Б. Х. Тодасва 利用这些材料写的《Дунсянский Язык》及《Баоанский Язык》两书。

- ④ N.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赫尔辛基 1955

Г. Д. Санжее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莫斯科 I 1953

II 1963

- ⑤ 见第十节81页注⑦。

- ⑥ К. М. Черемисов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莫斯科 1951

N. Poppe

Buriat Grammar

印第安那大学 1960

Г. Д. Санжеев Т. А. Бертагаев 等
Грамматика Бурятского Языка

莫斯科 1962

G. J. Ramstedt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赫尔辛基 1935

Б. Д. Муниева

Калмыцког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莫斯科 1977

G. J. Ramstedt

Mogholica •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Moghol-Sprache in Afghanistan

J. S. F. Ou. XXIII, 4

1905

M. Weiers

Die Sprache der Moghol der

Provinz Herat in Afghanistan

威斯巴登 1972

- ⑦ 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
仲素纯编著《达斡尔语简志》
照那斯图编著《东部裕固语简志》
照那斯图编著《土族语简志》
刘照雄编著《东乡语简志》
布和、刘照雄编著《保安语简志》

以上各《简志》于1981年10月至1982年初陆续由民族出版社在北京出版。
本文撰写时使用的是这些《简志》的稿本。本文作者参加过蒙古语的
调查，在材料处理上有某些自己的主张。

一、词的重音位置及非重读音音的失落和复辅音的形成

单独论述蒙古语族某一种语言的著作，大都有一段关于词的重音的描写。对蒙古语族语言做比较研究的著作，却很少把重音现象放在比较的对象之中。这些书的作者可能认为重音问题不太重要；也可能因为关于蒙古语族语言重音的性质大家的认识不很一致，把重音问题拿到比较研究领域中来，存在着困难。

我们认为蒙古语族各语言重音位置的异同是一个重要现象，应该着重去讨论。如果把重音问题同下面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去观察，其性质就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是：（1）非重读音节元音的弱化、清化和失落及复辅音的形成；（2）第一音节含有阳性元音 *i* 的词，在 *i* 转变为其他元音以后，词的阳性性质如何辨认出来。本节讨论第一个问题，下节讨论第二个问题。

凡是我们的同志做过调查的语言，以调查记录为根据，凡是我们没有亲自调查过的语言以有关著作对于重音的描写为根据，我们可以把蒙古语族九种语言重音现象的异同分为三个类型：

（1）重音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现代口语词的第二及第二以后音节的元音有弱化和失落现象及在音节末出现复辅音或复辅音自成音节的现象。这样的语言有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布利亚特语、达斡尔语。

（2）重音在词的最末一个音节上。现代口语词的第一音节（有时是第一和第二音节）的元音可以清化或失落，形成词的开头元音前面出现复辅音的现象。这样的语言有保安语、东乡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其中东乡语有第一音节元音失落，但无复辅音）。

(3) 大多数多音节词的重音在词的最末一个音节上，也有些词重音在第一音节或没有明显的重音。从口语记录材料看，凡是源于共同蒙古语的词，任何音节的元音前面或后面，都几乎看不到复辅音。这样的语言是莫戈勒语（莫戈勒语元音前面或后面都有出现复辅音的情况，但那是出现在源于波斯、阿剌伯等语言的词里）。

蒙古语族语言的重音首先要从音强的角度去观察。现代蒙古语多音节的词除了有明显的音强重音以外，还有一种音高变化的趋势。说明这种音高现象时还要联系到元音的长短和元音的清晰度。第一个音节，即有音强重音的音节，可以出现长元音和短元音，它们都是清晰的。第二和第二以后的音节，即没有音强重音的音节，可以出现长元音和弱化的短元音。长元音是清晰的，弱化元音是不清晰的。一个词如果在非第一音节有长元音，这个音节要比第一音节明显地读得高，而不管第一音节包含的是长元音还是短元音。第一音节后如果有多个包含长元音的音节，那么高音要持续到倒数第二个长元音，而它后面的音调下降。整个词的音调升降形成一个弓弦向下、弓背向上的弓形。至于包含弱化元音的音节的高低升降，也要适应这个弓形状态的特点，但音高不那么显著。仅有两个音节的词，其音调升降只形成半个弓形。由于这种音调高低升降只是一种趋势，而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不一定称之为音高重音。归根结底，音强重音是主要的。

达斡尔语的重音的位置和性质同蒙古语十分相似。

波普说，布利亚特语重音在词的第一音节，但当非第一音节有长元音或复元音时，重音就落在含长元音或复元音的音节上，如果有几个非第一音节含长元音或复元音，重音落在其中的倒数第二个身上。^① 他的后一句话是不是指的音高重音，会不会由于有了音高重音而忽略了第一音节的音强重音，才得出他那样的结

论，我们不敢断定。

重音在词的最末一个音节的语言，所说的重音也是音强重音。最末一个音节并不是音调最高的音节。非重读音节的音调有时高于重读音节。

下面我们就举例说明在词的非重读音节出现的元音弱化、元音失落和复辅音现象。先看词的重音在第一音节的语言。

书面语	卡尔梅克语	蒙古语	布利亚特语	达斡尔语	
qola	χol° (弱)	xol (失)	χolo	xol (失)	远
dabqur	dawxɾ (失、复、节)	dawxər (弱)	dabxar	dabkər (弱)	一双
döčin	dətʃɳ (失、复)	dötʃ (失)	düfən (弱)	dutʃ (失)	四十
köke	kək (失)	xöx (失)	xüxü	kukw (失)	蓝色
alda	ald (失、复)	ald (失、复)	alda	ald (失、复)	度
olusun	olsɳ (失、复、节)	ols (失、复)		olsw (失、复)	麻
qimusun	χumsɳ (失、复、节)	xums (失、复)	χumahan	kimtʃ (失、复)	指甲
qayilasun		xææls (失、复)	χailahan	xails (失、复)	榆树
jegerde		dʒæərd (失、复)		dʒæərd (失、复)	枣红马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卡尔梅克语、蒙古语、达斡尔语都有在非重读的词末音节出现元音弱化、元音失落和形成复辅音的情况。当词末三个辅音相连时，后两个辅音还可自成一个音节。布利亚

特语只有一个词“四十”元音由 i 变为 ə 可以称为弱化。在上举各例以外，从波普的《布利亚特语语法》里可以发现 moridʃni “他的许多马”这样的非重读音节末尾有 dʃ 一类复辅音的例子②，但不是因为失落当中的元音而是失落 j 后面的元音形成的。应该注意的是，所有这几种语言，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变成另一个清晰的元音，要么形成长元音，而没有弱化或失落现象，也不在词的开头出现复辅音。

再看重音在词的最末音节的语言。

书面语	保安语	东乡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ömüdün	mədun (失)	mədun (失)		mudən (失)	裤子
emüs-	məisi- (失)	misu- (失)	məsə- (失)	məs- (失)	穿
ebed-	etə- (失)	otu- (失)	vudə- (失)	wed- (失)	生病
ebüsün	uesun (失)	osun (失)	vusə- (失)	wesən (失)	草
umdayas-	ndasə- (失、复)	undasu-	ndasə- (失、复)	ndəs- (失、复)	渴
öndegen	ndəgi (失、复)	əndəyə	ndəge (失、复)		蛋
sidün	dun (失)	şuidun	şdə (失、复)	ʃdən (失、复)	牙齿
saqal		sayan	saqal (失、复)	sagal	胡须

在这些词里，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都有词的第一音节元音失落和形成词首复辅音的情况，东乡语只有词首元音失落的现象，而不出现复辅音。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词最末一个音节的元

音（如果把这四种语言的读音同蒙古书面语对照一下看，假定书面语也代表着这些语言早些时代的读音）或是保持不变（用元音下加=表示），或是元音起了变化（用△表示），或是增出一个元音（用 $\sim$ 表示）。总而言之，重读音节的元音一定不会失落。

最后看莫戈勒语的情况。兰司铁说，关于莫戈勒语的重音没有发现单纯固定的规则^①。他的文章中所录的词汇材料没有标重音。韦尔书中的词汇材料有许多都标了重音，源于蒙古语的词，重末一音节的多。从全部莫戈勒语词汇材料看，也是如此。他在讲重音的一段叙述中也说，重音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多数词有词末重音。个别的词重音在倒数第二音节，在倒数第三音节的更少。^②但是在莫戈勒语，即使是有词末重音的词，词首元音也不失落，也不产生词首复辅音。如兰氏记“草”为 *ebāsun*，韦氏记为 *eb-as'un*，标明后重音，但词首元音不失落。又如“那里”，兰氏记为 *tëndä*，韦氏记为 *t'enda* 标明词首重音，但词末元音不失落，不形成复辅音 *nd*。这说明即使是有词首重音的词，词末也不产生复辅音。下面几个例子，韦尔没有标明重音，如 *qolo* “远”、*undun* “裤子”、*umus-* “穿”、*ebat-* “生病”。下面两个例子引自兰氏的文章：*qimsun* “指甲”，*dabsan* “盐”都不在词的任何位置出现复辅音。因此莫戈勒语在词的非重读音节元音是否失落和形成复辅音的问题上，自成一个类型。

注 释

① 波普：《布利亚特语语法》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兰司铁：《莫戈勒语》第55页。

④ 韦尔：《阿富汗赫拉特省的莫戈勒语》第89页。

二、阳性元音 *i* 转变为其他元音以后 词的阳性性质如何辨认出来

根据文献材料和口语材料，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可以断定，共同蒙古语有一个和现存的属前元音组的阴性 *i* 相对应的、属后元音组的阳性 *i*（前后是比较着说的，不是元音图上绝对的前后）。

波普在他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中运用《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字典中蒙古语和突厥语对比的材料，断定在后腭辅音 *q*y 的前面或后面保存着阳性元音 *i*。例如 qilyasun（突厥语 qil）“鬃毛”、qir（突厥语 qir）“污物”等等。还使用莫戈勒语材料如 qimsun “指甲”、qitqei “刀子”等等，证明阳性元音 *i* 的存在^①。

我们在蒙古语方言调查中，在察哈尔土语的一些地方遇到了阳性元音 *i*。元音 *i* 同另外几个元音的对立情况是：

xar	黑	xær	异、外、陌生	xir	山脊	xir	程度
d3ar	通知	d3æl	奸狡	d3ir	六十	d3il	年
bar	虎	bær-	抓	bir	体力		

也有的一些地方不存在阳性元音 *i* 这个元音音位。例如，在内蒙古方言东部次方言许多地方，“六十”读 d3ær，同“奸狡”的元音没有区别。察哈尔土语还在 d3id “戟、矛”、xiruu “霜”等词里出现阳性元音 *i*。这些材料是论断共同蒙古语存在着阳性元音 *i* 的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含有阳性元音 *i* 的词数目不是太多，我们选择以下十二个词来进行比较是因为它们在蒙古语族九种语言中出现的普遍性比较

大。观察这些词在各个语言的读音，对于认识阳性元音 *i* 的演变十分重要。

先看莫戈勒、蒙古、布利亚特、卡尔梅克、达斡尔五种语言的读法。

书面语	莫戈勒语	蒙古语 察哈尔土语	布利亚特语	卡尔梅克语	达斡尔语	
kimusun	qĩmsun	xuməs	χjumhhan	χumsn	△kimtʃ	指甲
kituy-a	qĩtqei	xutəg	χotqo			刀子
kirayu		xĩruu	χjuruu	△kiryy		霜
jiyasun		dʒagəs	zəgahan	zəçəsɳ	dʒaus	鱼
jiruy-a	dʒĩroo	dʒoroo	ʒoroo	dʒoraa	dʒiroo	大走 步伐
miqan	mĩqoon	max	mjaχan	maχn	mjaɣ	肉
jida		dʒĩd	ʒada	dʒida	gjad	戟、矛
jiran		dʒĩr	ʒaran	△dʒirɳ	dʒar	六十
čina-		tʃĩn-	ʃana-	tʃan-	ʃan-	煮
nilbusun	nĩlbusun	nəlməs	njɔlmohon	△nylmysn	njombus	眼泪
niruyun		nuruu	njurgan	nuryɳ		脊
sibayun		ʃobuu	ʃobuun	ʃowuun	ʃogoo	鸟、鹰

上举十二个词当中五个词的莫戈勒语材料录自兰司铁的论文。兰氏原文第一个元音都记作 *i*，波普引用时改写作 *ĩ*。韦尔所记莫戈勒语材料有两个词元音不用 *i* 而用 *ɪ* (= *ĩ*)，即 *qirya*-“修剪”、*qij-a*“边缘”。② 根据这些材料，再以辅音不是 *k*-而是 *q*-作证明，莫戈勒语有阳性元音 *ĩ* 无可怀疑。这十二个词中蒙古语 察哈尔土语有四个词出现阳性元音 *ĩ*，正可以同莫戈勒语互为旁证。

在这十二个词里，布利亚特语完全不出现元音 *i*。卡尔梅克语出现三次元音 *i*。*i* 是中性的，“戟、矛”一词靠第二个元音辨认